

我們工人的廠

譯溶溶任 著合茲烈弗 茨尔伐施



時代出版社

我們工人的廠

著合茲烈弗 茨爾伐施

譯溶溶任

寺岡代出版

Е. Шварц и И. Фрез

НАШ ЗАВОД

Перевод Жэнь Жун-жун

Шанхай

Искусство

1950



1950年12月初版

(5000册)

著者 施伐爾
翻譯者 弗烈
出版者 時代出版社
上海(11)南京東路三七七號
電話：九一二四三
電報掛號：二〇〇〇一
總社：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
電話：(6)一六六〇
電報掛號：五二〇〇
杭州分店：杭州延齡路一二一三號
電話：二五六四八
電報掛號：二五八四

我們的工廠



的工廠

7,500

目 錄

好消息.....	三
迷人的鋪子.....	一六
一路走到幼稚園去.....	三〇
問題和回答.....	四〇
幼稚園的小朋友出來遊玩.....	五三
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.....	七三
節日.....	九六

好消息

一

伐尼亞·索柯洛夫六歲了。

他住在一個城裏，這城就因為它的一家工廠出名。這是一座很大的工廠。它裏面製造火車頭。

是誰製造這些火車頭呢？

是伐尼亞的爺爺——伊凡·謝爾蓋葉維奇·索柯洛夫、伐尼亞的爸爸——謝爾蓋·伊凡諾維奇·索柯洛夫、伐尼亞的媽媽——安娜·符拉基米羅娃·索柯洛娃，還有幾千別的人。

每天早晨，伐尼亞看見工人怎樣到工廠去。每一天，他聽見媽媽、爸爸、爺

爺、奶奶談工廠的事情。伐尼亞除掉星期日以外，每天都去的幼稚園裏，也談起工廠。關於工廠，伐尼亞聽得很多，知道它的一些事情，可是他從來沒有到那裏去過，一次也沒有。他很想上工廠裏去參觀參觀，想得很啞！

於是有一回……

可是我們最好還是從頭講起。這是一個很長的故事，如果我們漏掉了些什麼，或者我們講不得法，那麼，我們就要把自己弄糊塗，還要把你們也弄糊塗了。

二

當爸爸桌子上的鬧鐘響起來的時候，伐尼亞醒過來了。

這是一個挺黑挺黑的秋天早晨。走廊和飯廳裏開着電燈，彷彿夜還沒有過去。伐尼亞完全用不着起得這樣早，可是他從床上跳下來，開始很快地穿衣服。

他非常喜歡早茶，喝早茶的時候，索柯洛夫一家人都聚在桌子旁邊。接下來呢，整整一天，你要看不到所有的人在一塊兒啦，可不是。此外，伐尼亞覺得自己

睡夠了，他無論怎樣，再也睡不着了。

等到他穿好衣服，洗好臉，梳好頭髮，走進飯廳的時候，只有爺爺一個人坐在他的老位子上，面對着茶炊。

爺爺一看見伐尼亞，就微笑着說：

「今天咱們倆先到：老伊凡·謝爾蓋葉維奇和小伊凡·謝爾蓋葉維奇。其餘那些人啊，這時候才打算起床呢，可是我們已經洗過臉，穿好衣服，馬上就要喝茶了。」

「你們兩個伊凡·謝爾蓋葉維奇誇口得好沒道理！」奶奶在門外抗議。「喂，伐尼亞，給我開開門，要不開，我手沒空。」

伐尼亞打開門，奶奶把一大鍋子煎蛋拿進來。

「你們誇口得好沒道理！」奶奶重複一遍，同時把鍋子放在桌子上。「我起床比誰都早。誰生的茶炊？誰預備的早飯？爸爸也早就不睡了。媽媽還在打電話呢。」這時候，媽媽忽然跑進房間裏來，高聲嚷道：

「同志們！好消息！」

「什麼好消息？」奶奶一面問她，一面把玻璃杯放在桌子上。

「我馬上告訴大家，」媽媽回答着，就高聲叫道：「謝爾蓋！你上哪兒去啦！

快來呀！」

「來了！」爸爸遠遠地回答。

大家都聽見他急急忙忙的脚步聲音。末了，爸爸走進飯廳，坐在伐尼亞旁邊，望着媽媽：

「喂，我們等着啦！」

「好消息，了不起的消息！」媽媽重複一遍。「他們剛才在電話裏告訴我。你們好好聽我說哇。下一個月，我們的工廠滿一百年了！」

「就是這個消息！」爸爸插嘴說。「這個消息，我們城裏每一個孩子都知道啦。對嗎，伐尼亞？」

伐尼亞一聲不響地點點頭。



『等一等，等一等！』媽媽求他。『好好地聽着吧。我們本來想，工廠生日那天，我們整個工廠都要慶祝。我說得對嗎？』

伐尼亞點點頭。

『可是現在呢，一切事情做了不同的決定了。夜裏莫斯科來電話，說不止我們的工廠慶祝這個隆重的日子。不！我們工廠的百年紀念日，全蘇聯都要跟我們一塊兒慶祝。莫斯科這樣考慮：你們的火車頭在全國跑——，呵，這是說，全國要跟你們一塊兒慶祝啦。瞧，現在我們要過一個大好節日了！好消息嗎？』

『好極了！』奶奶回答。『有什麼可以慶祝的時候，節日是件好事情。』

這時候，大家開始吃早飯，談論就要到來的慶祝。他們談到，這個節日現在要換個新樣子來慶祝了。他們談到，到了工廠生日那天，全國各地的客人都要聚集到城裏來。

於是奶奶說：

『得把你的新衣服熨平啦，爺爺。讓客人們看看，你是一個多麼漂亮的男人』

「吶。」

這時候，媽媽望着伐尼亞，問他：

「伐尼亞，你怎麼啦？你呀，好像是打算哭了？」

「沒有，」伐尼亞回答她。「沒有打算哭。真的，真的！」

「那麼，爲什麼你的嘴唇發抖呢？」媽媽問他。

伐尼亞一句話也沒有回答。

「伐尼亞，說出來，爲什麼呀！」爸爸叫他。「這裏都是自己人，大家都同情你的。喂，說吧！」

「你說過，現在大家要換個樣子過節了，」伐尼亞回答。「那麼我們怎樣呢？」

「你們是誰？」爸爸問他。

「幼稚園的小朋友們。工廠生日那天，本來也想帶我們去過節的。可是現在不帶了？是不是？」

「爲什麼你這樣想？」爸爸問他。

『奶奶要熨平爺爺的衣服。可是我那套水手裝，她一句話也沒提。這是說，不帶我們去了。』

可是這一來，大家笑得那樣開心，連伐尼亞也馬上快活起來了。

『這是說，帶我們去的？』伐尼亞等笑聲停了，就問。

『你非常想到工廠去，是不是？』爺爺問他。

『非常想去！』伐尼亞回答。

『那麼我來教會你，怎麼樣就一定可以上我們那邊去過節了，』爺爺說。『工廠生日那天，只請我們國內最好的人。哪一些人最好呢？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比一切都好的人。在你們自己的幼稚園裏努力吧，那麼什麼問題也沒有了。你們就要是工廠生日的榮譽來賓啦。』

伐尼亞把大家看了一遍，大家望着伐尼亞微笑。

『爺爺，你是說着玩兒的？』伐尼亞問他。

『你想想吧！』爺爺回答他說。

伐尼亞還想問什麼，可是這時候，汽笛忽然嗚嗚叫起來，雖然窗子上裝了兩重窗門，可是它響得大家都聽見了。

大家急忙起來，走進大廳，穿上衣服，說過再見，走了。家裏只剩下伐尼亞跟奶奶兩個人。

一下子變得靜悄悄的。只有廚房裏的茶杯、碟子、小匙羹叮叮噹噹響。這是奶奶在那裏洗碗碟。

伐尼亞關了飯廳裏的燈，看見窗子外面的天空已經很亮。風趕着天空上那些秋天的灰色烏雲。

『幫手暖幫手！』奶奶從廚房叫出來。『來擦乾碗碟吧！』

『就來，就來！』伐尼亞答應她說。『我再望一下我們家的人過橋。』

索柯洛夫家住在一座新的大洋房的四層樓上。伐尼亞走到窗口，看見遠遠那座工廠，大大的，像座城。它四周圍還點着路燈，照亮了厚厚一層煙和蒸氣的雲霧。

靠近屋子的地方，伐尼亞看見了鐵路。它躺在那裏，闊闊的，像條河，一座挺

高的橋架在鐵路上面，也像架在河上一樣。在這橋上，這個時候一向都是這樣的，伐尼亞看見許多工人。他們邁着大步走，老是邁着大步走，要計算他們的人數，正像伐尼亞看來，根本不可能。

伐尼亞認得好幾個人。

這裏，在欄杆邊上走的，是伐尼亞的同學波佳。扎哈羅夫的爸爸。很容易認出他來——他總是覺得熱。甚至於像今天這樣涼快的秋大日子，他也是帽子抓在手里，拿手帕擦額。

那邊走着一個穿藍色外套的，是伐尼亞爸爸最好的朋友——列昂尼德。伐西列維奇。陀馬蕭夫。他們在戰爭當中一塊兒打過仗。現在他們在工廠裏，又是一塊兒工作。

那邊走着波里雅柯夫家的人。他們也是一家人在工廠裏幹活，只是他們的爺爺身材矮小，頭髮全白了。隨便什麼人都相信他是個爺爺。可是伐尼亞的爺爺呢，陌生人都覺得很奇怪。他們問他：「您真的已經做了爺爺嗎？」

最後，我們的人，索柯洛夫家的人，出現了。

伐尼亞大聲叫：

『奶奶！我們的人過橋了！』

『我雖不開爐灶！』奶奶回答他說。『牛奶開了。替我跟他們說再見吧。』

伐尼亞用盡一切氣力，替自己，也替奶奶招手。那邊橋中心，所有索柯洛夫家的人都停了步，把臉向屋子轉過來，高興地招手回答伐尼亞。隔着兩重窗門，又隔着了反光的玻璃，他們並沒有看見他，可是他們知道他看見了他們。那些大家索柯洛夫跟這位小索柯洛夫道過別以後，就重新上路，朝自己的工廠走了。

伐尼亞打後面望着他們，很快活。他很喜歡他的爸爸和爺爺兩個人都是挺高的，在大踏步過橋的整羣人當中，他們大概還是最高的呢。

後來，媽媽、爸爸和爺爺都下了橋，不見了。伐尼亞噙了口氣，就到廚房奶奶那裏去。

碗碟已經洗好了。它們在桌子上等着伐尼亞。伐尼亞拿起一塊抹布，眼睛望着